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蟬史

磊砢山人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2832-2



9 787020 028320 >

ISBN 7-02-002832-2/I • 2159

定价 14.20元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史 蟬

磊砢山人 ● 著

张巨才 ● 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蟬史/(清)磊砢山人著;张巨才校点.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ISBN 7-02-002832-2

I. 蟬… II. ①磊…②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39 号

责任编辑:刘文忠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199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4.20 元

蟬 史 序

盖闻人为裸族之一虫，苟蠕蠕焉，无所建白于世，几乎不与毛者介者并囿于混沌之天矣。其或不安于蠢类，抱残守缺，以求亲媚于古人。及叩以文谟武烈之旨，辄睨目桥舌，诧为不经，曾不若蠹鱼之获饱墨香古泽，又安望启沃群伦，主持风雅哉！

我用是深有感于人之为虫，而虫之所以为人矣。太上之诣，在究澈于五贼三盗，通达元化，贯串古今。抽其餘绪，一顰一笑，足以震惊聋聩。非若掇拾唾餘，攘袂糟粕，扰莽绪之多端，侈蜚丸为善转，而犹诩诩自鸣得意也！

虽然，厌故喜新，輿情比比。举凡鸿文巨制，洵足解脱虫顽，拔登觉路。独奈何见即生倦，反不若稗官野乘，投其所好，尚堪触目警心耳。矧驱牛鬼蛇神于实录中，用彰龟鉴，化虫为蟬，恣其游泳，水即涔蹄，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此磊砢山人《蟬史》之所由作也。

夫翹首言天，显告以三垣列宿之升恒，日月五星之躔次，机祥所兆，切系乎人，而习焉不察者，鲜不以迂诞笑之。试为浮西域，跋大狼，指赤道南偏，附极诸辰，而数之曰，此朱鸟所属之飞鱼、海石、南船、海山、十字、蜜蜂、小斗、马腹、马尾九星也；此苍龙所居之异鸟、三角、孔雀三星；以及玄武之波斯、鹤、鸟喙、蛇尾

四星；白虎之水委、蛇首、蛇腹、附白、夹白、金鱼六星也。靡不瞠目耸耳，游神象外，而抑知同丽枢衡，岂遂别开仪界哉。于是叹《蟬史》之作，其苦心殆有类乎举极云尔。山人曰：“然。”是为叙。

时龙集上章浥滩余月既望，小停道人书于听尘处

又 序

夫思不入于幻者，不足以穷物之变。说不极于诞者，不足以耸人之闻。然而天地大矣，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古今远矣，开辟以前已有开辟，吾安知诞者之果诞也。

授奇经于轩后，玄女知兵；雨甲仗于宫中，修罗善战。怒则触天柱之山，遁则入藕丝之孔。而封豨必戮，窳窳终诛，疏属峰头，貳负之尸长梏；肩髀冢里，蚩尤之骨徒埋。凡厥流传，半由谲诡。至若猿能说剑，鹰可为旗，有限槐柯，列作蚁王之郡；无多蜗角，频兴蛮氏之军。语虽涉于荒唐，事并彰于记载。则《齐谐》志怪、文士寓言，由来尚矣。

《蟬史》一书，磊砢山房主人所撰也。主人少矜吐凤之才，长擅裔龙之藻，字传蝌蚪，奇古能摹；雅注虫鱼，纤微必录。百家备采，勤如酿蜜之蜂；一线能穿，巧似贯珠之蚁。生来结习，长耽邳架之书；诡道前身，本是羽陵之蠹。钻研既久，穿穴弥工。笔墨通灵，似食惯神仙之字；心思结撰，遂衍成稗史之编。尔乃怪怪奇奇，形形色色，空中得象，纸上谈兵，其将帅则一韩一范之流也；其兵机则九天九地之神也；其凶妖则蚕蛊猫鬼之馀也；其丑类则铁额铜头之属也；其雄武则鞭石成桥、铸铜作柱，未之先也；

其诡异则杯酒喂雨，瓯粥召神，不足喻也。

至于天号有情，佛名欢喜。梦来神女，荡心楚子之宫；摄去阿难，毁体登伽之席。则又访容成之术，未尽揣摹；开素女之图，无其描绘者矣。作者现桃源于笔下，别有一天；读者入波斯之市中，都迷两目。自我作古，引人入胜。不洵可以饜好奇之心，而供多闻之助乎哉！客曰：“主人之书善矣，将有所闻于古耶？抑无耶？”余曰：“昔娲石补天，五色孰窥其迹？羿弓射日，九乌竟坠何方？大抵传闻，不无附会。盖有可为无，无可为有者，人心之幻也。有不尽有，无不尽无者，文辞之诞也。幻设不测，事孰察其端倪；诞故不穷，言孰究其涯际。蜃楼海市，景现须臾；牛鬼蛇神，情生万变。诂可据史牒之实录，例野乘之纪闻乎？且子独不见夫蟬乎？坠粉残编之内者，蛎鱼也；含灵积卷之中者，脉望也。常则觅生活于故纸，变则化臭腐为神奇。子安得执其常以疑其变乎哉！”客唯唯退。余遂书之，以为序。

杜陵男子拜撰

目 录

卷之一

甲子城掘井得奇书 1

卷之二

庚申日移碑逢怪物 17

卷之三

忤铜头蚩尤销五兵 34

卷之四

争锦缎织女秘三绝 51

卷之五

明化醇倚床迷本相 69

卷之六

玛知古悬镜瞩中州 86

卷之七

锁骨菩萨下世 104

卷之八

点金道人遭围 122

卷之九

麻靴牯厕上开筵 139

卷之十

葛琵琶壁间行刺 158

卷之十一

酒星为债帅 176

卷之十二

禅伯变阉奴 193

卷之十三

山中散帚添丁 211

卷之十四

地下新船载甲 227

卷之十五

求博士恭献四灵图 245

卷之十六

解歌儿苦寻三生梦 262

卷之十七

连尾生吐胸中五岳 280

卷之十八

都毛子行阁上诸天 299

卷之十九

生心盗竟啖俗儒心 315

卷之二十

少目医终开盲鬼目 331

校点后记 350

蟬史卷之一

甲子城掘井得奇書

望洋知道岸云遙，觀海覺文瀾甚闊。蕭閑歲月，非著書何以發微；浩淼烟云，豈坐井而能語大。

在昔吳依，官于粵嶺，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匯為一編云。循州之隩，有東南瘴海焉，蛟蜃多于恒河沙蟲，居民畏之，乃集村落之英，操氣焰物，為火攻計。自癸及丙，凡四年，蛟室一空，蜃樓竟毀。壯丁沿波討索，緣古埂，蹊徑俱別。陡見白石六十枚，林立沙面，始疑洪荒以來，蜃皇煉餘，不啻開大撓甲子歷元也。有無名上人者，不知所自來，遽名曰“甲子石”而賦之：

昔三神山之山骨，非巧匠之所斫。乾三三而坤六六，益三五而齊其氣朔。甲之用，先三日而辛熔，後三日而丁爆。子則胚胎于混元之初，天開焉而物無覺者矣。是石也，秦皇之鞭焉可施，巨靈之掌勿能捉。庶几諸葛之圖成，堪遁甲于八門之角。時則神人移山，舍斯營碁；精卫填海，留斯斑駁。六螯則分戴十石以為戲，龜六眸者十焉，視石而不一眄。疑天池之物化，卜五紀而數確；豈星宿之小海，山經猶逸于荒邈。幸仙官未之上聞，免六丁足趾之下濯。嗟乎！晨星落落，有道卓卓。如可名言，于石致憲。首甲子曰天行，迄

六十知圣学，石纷罗于太空，信造物者为之追琢。我其穿溟滓而布算，如三百六十棋子之在握。并勒于铭，不示以璞。

赋意凿空，岛人无有以蠡测者。中原估客，恐未解好奇而索观之也。其观之矣，当不必朗然成诵，而遍传诸中原之学士大夫。上人择岩畔之榕树，削木皮书之，作蝌蚪字。阅数十年，木赤文，字碧色，上人亦不知何所往矣。

先是闽人桑蠋生，尝治金石篆，工刀法。一日，乘洋舶西南行，风于甲子石之外澳。蠋生独抱败舡板一片，身如槁木，与水沫低昂，得泊岸不死，喘息榕树下。仰卧高视，则古篆蚀木焉。起读其文。瞿然曰：“此真吾三生石也；先卜者筮予命曰：‘人非木石，生死甲子，甲子不死，石寿木萎。’予甲子生也，应死于是而复生，有文在木，有数在石，天殆欲我以文刻石，而假木僵代我乎？”

入市，求良铁为锥凿。适有以英德文石售者，亟购之，仿邨阁颂碑文，十日而镌毕。其树木有字句处遂焦黑，若被火焚。蠋生置碑神祠，将卜日磨崖，有所竖立矣。一夕，天大雷电，失碑所在，蠋生悲，自沉于海。殆所谓木萎者欤！时捕鱼人常大溜、沙小溜，驾网船自东港出，急泗水捞得之。蠋生悲且谢。大溜曰：“公闽中音，宜善治舟师者。近日滨海有人传言，倭寇将以数十艘犯此间州郡，吾济渔父，犹愿投竿持鸟机，伏战槛击贼，虽不得功，且无闷于志；不幸死寇，为鬼民之雄焉。公何乃视性命如犬羊，生死不挂人口？无吾两人救，则鱼鳖之肉食耳。丈夫骨安在哉！”蠋生曰：“诚然。吾自投，几不获于义。但倭寇蹂躏江浙，肆豕突于

瓯闽，数败复振。今迤邐来粤，我兵四集，零帆剩桨无返者，可谓知进不知退矣。圣天子豢养将备，罗列海邦，以节度使驱策，何至采捕细民，向屠沽村舍，侈谈修矛之文，略诩枕戈之概。岂其阉师高卧舳舻，徒惊向若，转以乘风破浪之能，让于嗇夫耶？”小溜曰：“为斯言者，直不知务耳。老人常云，方今天下疆域，不比古时狭小。以天尽头为界，不以海大处为边。无边，故无备久也。且以我所见，为公妄言：昔高曾辈为士人，有日食俸米七升者，三十年不进一阶，亦未得罪，罢归，还为人佣。至祖父辈，见夫荷戈之徒，身易通显，乃隶军卫，不二十年，由戍卒累迁偏裨，所得犒赏无算，比于富家。从征武陵蛮，遇伏死，今纪勋之册，藏大宗焉。人言文臣不爱钱，始能惜命；武臣不惜命，亦许爱钱。前世其皆验矣。曩与我高曾仕者，或洊擢屏藩大郡，以吏民为私橐，取之如寄，惟恐不及期。无何，以赃败，伏尸都市，妻子行远方。此爱钱而不能惜命者也。曩与我祖父从军者，或白头仅一戍长，遇有征调，不食求自绝，束臂裹腰脊，为疾痛声。闻伙伴远出，始逡巡起，向博场妓舍，觅利市钱，人亦竞呵叱之，卒徒手返，此惜命而不许爱钱者也。夫将兵之道，不宜用聚敛小人。彼以为兵无事而多费刍粮，不妨樽节之，无使有余钱而后已。殊不知将使兵，兵恃食，食仅足，即不足矣。兵不敢怨，即有怨矣。故我辈不肯入伍为兵。与其贫而作乱，明有兵符，暗为盗线，毋宁驾渔艇以食其技能，守民之质，防盗之心。若海岛不靖，忧及尊亲，愿为乡勇屯练，以报天子，谁曰不然。如公所言，节度威尊而不能养，阉帅任重而不能教，海边之兵，其可用乎？海边之民，岂无谋乎？”蠲生愕然曰：“始吾轻量子矣。子于今时武备，大约

能洞悉其原。用子之说，申号令于鹅鹳之军，涉波涛而鲸鲵为戮，何不陈之开府，宏此远谟，而徒问诸水滨，忍与终古。不谓游颍陂之乡，遇荆高之行，吾诚浅之乎为嗇夫也。正不识师中尚有人否？”大溜曰：“只一甘指挥，渤海豪右。若其先兴霸锦帆之遗，今侨居鸭子澳中民家，舟师之良也。闻大府檄令相地筑城，求形家勸事。”蠅生曰：“相度之理，吾得西江周浮邱指南，何术自进于甘君耶？”小溜曰：“甘指挥常就市人饮，我两人恒与共醉，无论不奇，无情不洽，请为酒人行，当可接也！”大溜曰：“善。”三人遂偕去。是时也：

海潮如白马，岛如伏鼉，石如蹴起；海色如青铜，帆如吹苇，沙如铲平。风如带雨将来，儿童如戏，拾蜃壳以磨飞灰；日如含霞不吐，父老如伤，牵虾须而曳破艇。

遥见白板连溪，青帘漾屿。二溜谓此鸭子澳中，定针墟也。土著多渔户，向日有恒产士民，一闻海警，徙陆安县六十里矣。往来贸易者，争戊己两日，今适当其暄，故烟景不至愁绝。蠅生曰：“郁郁葱葱，不久成巨镇矣，岂特趁墟之小聚落哉。”联臂入酒家，捧出一小罍倾之，色紫如菟汁，又混混不见碗底。蠅生曰：“此岂广州程村之品耶？”酒保曰：“比程村佳，是山藟所为者。”蠅生曰：“休矣！世人未醉，此酒先浊，过浊且不成醉也。奈何？”小溜曰：“吉安之西昌酒，盛行于贾人，可得而丐一瓶乎？”酒保叹息曰：“前者入县中，曾置五十斤许，今为甘指挥之徒，尽器以沽，留贮石槽旁，以供指挥不时饮兴。公等求之，已无及也。请俟他日。”大溜曰：“何伤乎！先索数升饮，倍价偿主人。”指挥闻之，亦称快耳。酒保喜曰：“若尝与指挥呼酒者，斯无不可矣。”方取酒时，

蠅生见一人，深目短髭，鱼头猿臂；着落齿之屐，披割襟之袍；仰天叱咤，俯首入茅屋中。见二溜在焉，即呼曰：“二子何先至也？”二溜以蠅生见。甘云：“先生自八闽来，何所闻见？”蠅生云：“闻海国有成城之众，见戎行无料敌之人！”甘云：“身受五品秩，障此一方民。孰肯以七尺之躯，随野鸥俱尽；一腔之血，为沙虱所吞。顾筹餉在屯田，今居泽无田，则难为屯；诘奸在保甲，今破荒无甲，则谁与保？伐木以造舟，今童山安所得木；筑垣以列械，今陷地以何为垣。若有无双士，来即我谋，视彼椎髻跣足之奴，直如跌坐小矶头，下拾决明子耳。君为伊谁，岂同此浩叹也。”大溜曰：“桑君非无心时世者，盍纵饮以剧谈乎？肆吾侪鳌呿鲸吸之才，伸公等虎卧龙跳之用。”小溜命酒保曰：“倾石槽旁酒，烹土铗中鸡；蒸藟肉以伴豚肩，剥蟹螯而和鱼翅。”海客之味兼焉，酒人之欢合矣。蠅生曰：“夫然。坐视其所便，甲乙丙丁，四方位而已。”于是大溜得甲位；蠅生得乙位；指挥得丙位；小溜得丁位。既坐，各尽小磁盏五巡。二溜又出海螺杯，斟八分各劝饮。蠅生曰：“命令为军中第一，觴之政亦如之。今方位二木二火，木火递生而得土，土旺于四季，惟金水缺如，请各书一字，木火有土者不饮，金水相生者不饮，如无，引海螺一杯。吾书杜字、灶字、淦字、沐字。”指挥曰：“吾书圭字、炎字、鑫字、淼字。”蠅生曰：“两土无木，多少两杯；两火无土，多少两杯。三金字有金无水，多少三杯；三水字亦是三杯。”指挥连饮十海螺，酒可知矣。小溜曰：“塚字、烟字、唸字、冰字，何如？”蠅生曰：“塚字多爪一杯，烟字多西一杯，唸字无水有口两杯，冰字有水无木，且多两点，两杯。”小溜饮海螺六，卧地不能起。大溜曰：“吾如沙氏子饮六杯可乎？”蠅生曰：“汝

不书字者，须二十杯。”大溜曰：“若然，我书四字，亦未必二十杯之多也！”桂字、炷字、潞字、淋字，与众议之。蠅生曰：“桂多土，炷多火，两杯；潞无金有岑两杯；淋多木一杯。”大溜笑曰：“我固知如沙氏子不过六杯也！”取海螺一吸而尽。指挥曰：“仆亦有一令，从之乎？抑违之也？”二溜与蠅生曰：“谨听命！”指挥曰：“各以姓为诙谐语。一人姓甘，爱女不爱男，女子癸水至，成潭。”大溜曰：“一人姓常，怕妻不怕娘，妻子相火旺，烧汤。”指挥曰：“此拾吾牙慧也，一杯。”大溜曰：“能剿说如斯，即场屋中命中文字。我入彀矣，愿举此杯。”蠅生曰：“一人姓桑，说阴不说阳，阴地寸金惜，如糖。”指挥曰：“此中安得有糖，诗人口头习气，一杯。”蠅生大噉而饮，小溜沉醉在地，作吃语。大溜代云：“一人姓沙，种壶不种瓜，壶子啄木食，成痴。”盖小溜秃，故云。指挥曰：“一壶千金，君当尽此壶矣。”大溜为牛马饮，竟无余酒焉。指挥击壶而歌：

天一生水兮，万汇之源；地二生火兮，一气之根。

天三生木兮，四时之元；地四生金兮，五兵之门。

天五生土兮，我生立命；我勤于水兮，死必以正。

我攻夫火兮，气惟其盛；我择其木兮，太阿自柄。

我挥乎金兮，大贤是聘；我安吾土兮，得一干净。

蠅生曰：“指挥歌成，可谓五行攒聚矣！吾非能歌者，请赋今日之事：

君不见甲子石，远知六甲之所宅。造物本吾逆旅，以阴阳为过客。阴阳之数谁能稽，氤氲而入酒人之席。予为桑宏羊，五鼎烹自昔。君为甘罗与甘茂，将相经纶休弃掷。鲙鲨二罟，仅比鲋于尺泽。君不见甲乙丙丁才四人，百年性命由

欢伯。”

指挥击节云：“好诗，吾甘为君下也！”大溜曰：“我唱摸鱼歌，粤中土音，不识海隅属而和者几人矣：

阿娘勿见小娃娃，叫他的爹，快些与我找还家。阿爹说道：‘娃娃自去寻荔枝吃，我和你不如吊海唱个《浪淘沙》。’浪淘沙，做话把，阿娘掀开海口水多些。阿爹狠力撑篙下，娃娃走到拍手叫阿爹：‘阿爹你何苦屈臀好像弯弓样，弄得阿娘身子好像死虾蟆。’”

唱毕云：“渔人本调如是，然海口能知其浅深。他日指挥用我，我死不恨矣。岂恋阿娘乎！”小溜蓦从地下起曰：“大溜之唱太俚，可知《寄生草》否？”

行人来在五坡下，五坡不见文爷爷。那五坡，愁云惨雾教人怕。那文爷，祠堂正气生梧槨。不崩的五坡，不坏的那文爷。宁可移五坡，不可夺文爷。移了五坡，放去了文爷。阿呀，这其间碧海千年泻，那其间碧血千年化。”

指挥与蠋生，不觉淋淋浪浪，涕泣不已。谓小溜曰：“自为之坎，不闻他人脍炙也。”小溜曰：“我安能为，人自不作，想太空青苍。吹来天籁，应如是者！”大溜曰：“渠小时聪明，昔弃其累世丹铅，从我渔隐，公等谓何地无才乎？”是晚，四人乐甚，定鍼墟之民物，蠋生问二溜，悉能言之。指挥乃邀至所，僦居土屋，更剧谈三更，留蠋生宿，二溜返其舟。

其明日，指挥出所构新城图。示蠋生云：“仆先居北海岛中，和沙土筑堡，列树木为亭，无虑数百十处。缘其地有寒而无暑，天道毗阴，所置千门万户，引领木公生气，专一随阳东向而已。兹